懂事

【散文類】 佳作 電機一甲 劉若英

突然間，一張大黑幕籠罩了視線，待意識逐漸褪色殆盡，我便毫不留情地撞向冷冰冰的地板。

似乎小時候的膽量比較壯碩，抑或是記憶力尚未訓練成，換作是現在十幾年後的我，倒可能每天不停憂慮在心頭，我覺得這是自己幸運的立足點——「在還不懂事的時期接受必須懂事的考驗，反而不會受到懂事的牽掛。」

那天，因為和哥哥起了爭執，父親剛硬的音色逼著我過去罰站，空氣彷彿按下暫停鍵般，毫不留下喘息空間。這時，我眼前突然被蓋上黑色幕簾，視線與意識一同栽進不明深淵地撞上地板。清醒後只見母親將我擁在懷中，雙手清理那違反常規流淌鮮紅色彩的嘴巴。

到了晚上，父親朝著我的方向走來，心理瞬間懼怕起來，「該不會又要繼續罵了吧？」我心想。殊不知，父親拿起桌上的一把番茄刀，另一手扶著碗中熱騰騰的黃金玉米，緩緩幫我用刀子將軸心上的玉米粒粒割下，好讓我這傷殘的嘴巴品嚐它最喜歡的玉米。這顆玉米的滋味不同以往，是香，是甜，又隱約帶點其他味道，是酸？是苦？我頓時嚐不出。我問母親為什麼父親不生氣了，「時間久了就

氣消啦」母親回。原來這世界上有個道理叫做時間久了會氣消，所謂不經一事不長一智，這回又多了一個對世間的認識。

眼前面面乖巧排列的白牆雖然乾淨整潔，卻隱含別種寓意，構成了「健康與我的距離。」看著門診號碼燈逐漸追上我手中的號碼紙，「叮咚！」母親帶我進入診間，那兒真像個異世界，母親與醫師談論著我腦中字典沒有的詞語，處方簽？慢性病？長期追蹤？接著便移駕到另一個星球，那裡擺了長滿長頭髮的特殊儀器，不知道為什麼護士姐姐要把這機器的頭髮一根根牢牢固定在我頭上，使我們密不可分，「不會痛喔，不用擔心！」護士姊姊溫柔的說，還翻翻旁邊的抽屜，拿出一隻小玩偶送給我。此後，我很喜歡再回去找護士姐姐，因為每次都能收到不一樣的禮物，也不需要做什麼苦勞，這交易可真划算！然而，每天晚上母親叮嚀著我要記得吃一罐苦藥水，並且告誡如果不按時吃，之後就要吃一輩子！儘管如此，尚不明事理的我仍有時受到安逸的驅使而偷偷模仿吃過的痕跡。

時隔三年，醫師說可以暫時不吃藥了，只要定期追蹤就好，我心裡甚是歡喜，而這樣彷彿沒經歷過什麼的脫離苦水，對比母親臉上如釋重負的神情，我不經開始察覺些什麼……。上了國中後，我輕鬆與周遭同學分享過往時，他們面色如同喝下苦茶般多幾分曲折的線條，並且用同情的眼神看著我，導師還請來學校護理師來宣導

相關應對。

「這好像是件不能輕忽的事對嗎？」我心想。

碰巧有一次生物課要做醫學相關的報告，我立馬選定自己親身經歷的熟悉主題，查詢資料時，我才發現原來自己真的非常幸運，有許多案例都比自己苦上好幾倍。細數從小流過的日子，是在恍惚中微笑駛過，也因為年紀輕還不懂事，沒注意與我擦肩而過的危機，沒理會他人的疑似同情卻語帶諷刺，沒思考為何自己身處在好多人躺在床上的白色冰冷高樓，沒為替我提心吊膽的家人乖巧貼點心。

如今的我懂事了，不是因為與世間相遇的年數的多寡，而是世界無聲地在我腦中反覆印下新道理，輸入新的字詞，不只懂了世間有個叫做氣消的道理，也懂了護士姐姐給的不是一隻玩偶，而是孩童心中渴求的安慰。當初那顆小小玉米的滋味，不是酸也不是苦，是父親的愛，是未來的回甘。而那伴我兒時的疾病，也不是惡魔刻意將我區隔開，是與生俱來的獨特基因。被豁然明瞭的心境渲染幾番後，不知不覺在心中築起一道城牆，只要遭遇威脅，敵人越過城牆時，心城便會拉上緊報，呼喚大腦每一個角落，變得擔心東擔心西，更顧及他人感受。因為我懂事了，能夠想到遠方可能遇到的結果。如為了少花點父母辛苦工作掙的錢，遇到三明治漲價五元便猶

豫不決，甚至打退堂鼓搜尋別家。然而，這樣的狀態卻使得時常躊躇不前，猶如一塊塊木條堆起的高塔，牽一髮而動全身地害怕出錯，待在原地焦慮煩腦。一位網友說道：「一直以來在家人面前我都保持著一個乖乖女的形象，結果懂事扼殺了我所有的任性和勇氣。我只能懂事或者更懂事，但凡沒有令人滿意，便推翻從前所有的好，變得不懂事。」

是否，懂事，代表明白更多事情，能看得清沒有聲音的情感表達。我想起唐太宗曾對侍臣說：「夫以銅為鏡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為鏡，可以知興替；以人為鏡，可以明得失，」聽聞更多前人的例子，讓我學會評估風險、明是非，非害怕風險而捨棄前行的步伐。

如今的我，真的懂事了嗎？

仔細瞧這個文字，「心」、「重」。我緘默不言，也許那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感受，依個人觀點穿戴著不同價值。猶如滴滴小水珠各個來自他鄉，經過各種磨練蛻變後才集合匯流成河、成海。當人生到達某個如海濱的臨界點，也許就明瞭自己究竟懂了些什麼，再由海洋的蒸發凝結，回到起點與新的水滴相遇，從而相互指引。

離家踏入大學前，我盤點要塞進行李箱的雜物，搖搖晃晃地將箱子搬到門前準備出發，「要不要陪你搬過去啊？」平日操勞的眼神加上醫生說已過勞鈣化的手臂，父親發出有力的聲音對我說。「不用

了，我扛得動！」我說。深吸口氣，提起重如巨石的行李，我回望月台斑駁的景色，雙眼按下快門做離別。這回，我不是不懂箱子有多重，我知道，那遠比不上心裡的最重。